馒头的故事

王汝刚

海派点心品种繁多，就说普通的包子，就有不少品种。上海人把包子称为馒头，常见的有菜馒头、肉馒头、雪菜馒头、蟹粉馒头、豆沙馒头、花卷馒头、萝卜丝馒头等等，足以写成一段绕口令，供人茶余酒后吟诵。在众多馒头中，我对豆沙馒头情有独钟。说来好笑，有一阶段，我几乎每天享用，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人民滑稽剧团为了配合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活动，专门创作演出一台曲艺节目，在中国大戏院公演，其中有独脚戏《头头是道》，小戏《要钱不要命》等。由于宣传主题鲜明，现场效果好，不少单位都来买票包场，中国大戏院顿时热闹非凡。剧团安排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场演出，有时还安排在黄昏加场演出。虽然每天三四场，演员们很辛苦，但是工作积极性很高，尤其年过古稀的老艺术家杨华生、绿杨也坚持演出，给我们很大鼓励。剧团领导在后台安放床位，铺好被褥，让老艺术家见缝插针休息。领导也一再嘱咐演职员劳逸结合，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的休息方式就是到南京路去买豆沙馒头。

南京东路有家粤菜馆，自产自销玫瑰豆沙馒头极负盛名，豆沙颜色黑红油亮，玫瑰香味浓郁，外皮采用精白面粉，软硬适中，很有嚼头。关于豆沙，坊间有传说。说是此店豆沙有特色，全赖炒制采用的紫铜炒锅。“文革”中，店里的金字招牌都砸得粉碎，这只紫铜炒锅却神秘失踪。结果，豆沙失去了往日风味。动乱结束后，这只紫铜炒锅又神奇出现在厨房，炒出的豆沙不仅恢复了口味，而且产品多次荣获国家级点心大奖云云。传说归传说，我的感觉是，当时，我只要吃两只豆沙馒头，疲倦立消，又能精气神十足活跃在舞台上，可以说，每天三四场演出，全凭这豆沙馒头打底。

去年春天，上海市场上出现“染色馒头”，引起了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责令有关部门迅速查清源头，严加惩处，同时组织杏花楼食品厂生产安全馒头应市。此举得到社会各界好评。当时，正在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染色馒头也成了代表们议论的热点。我在发言时说，要杜绝这些染色馒头，应当依靠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比如，我家附近有家小店，有位山东老汉在做馒头生意，我问老汉，馒头里加什么添加剂？老汉真诚地说，对天发誓，俺做馒头全用传统方法。我又问他，你的馒头怎么卖？老汉回答一元钱两只，两元钱五只。我买了价廉物美的馒头回家，家人吃了都说好。我认为这样的馒头店应当宣传，通过检验后，评定为放心馒头，让市民购买。

没想到，商委领导听了我的发言表态说，你去找一找山东老汉，我们请他当顾问如何？或者他生产的馒头由我们包销？有位代表对我说：“我的母亲是北方人，已经90多岁了，依然神清气爽。老太太是南下老干部，政治地位很高，生活要求却很低，什么人参燕窝，冬虫夏草从来不吃，每顿只要半只馒头，配一小碗番茄蛋汤就可以了，如果给她一小碗鸡汤，老太太就更加高兴了。可是，一般的馒头不合胃口，老太太惦念家乡那种普通的高庄馒头。她娘家的后代敬重这位老革命，轮流定期到上海来送馒头，要是你能帮我买到合适的馒头，也省得麻烦亲戚。”我听了代表的话很感动，一口答应他的要求。

两天后，市人代会结束，我和同事老李一起到馒头店。奇怪的是馒头店店门紧关，毫无动静。我忙询问邻居老汉的去向，邻居告诉我，老汉生意不好，欠了房东一千五百元房租，昨天逃走了。我忙追问，他逃到哪里去了。邻居大笑，他告诉我们到哪里去了，那就不叫逃了。

顷刻间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我呆呆站在店门口，任凭雨雪飘在我的身上，头脑似乎越来越清醒，疑惑却百思不得其解：山东老汉，眼看你的命运要改变了，人却在何方……

笑作坊

一张“工资条”

史 明

烟花三月是踏青的季节，不是订报刊的季节，却收到新民晚报驻北京记者站的一封信。但作为长期的读者和偶尔的作者，看到“娘家”的飞鸿还是非常高兴的。

打开信封，是两份读者调查表，里面还夹着一个小纸条，上面印着一行字：“请按信封地址、邮编，速寄回记者站。谢谢！”这行字的上面还有一行手写字：“史兄：请您和海红帮个小忙，她的一份请你转交。多谢！王亦君”。这行字已经顶了天。

纸条很窄，男人的一个手指宽，像我们常见的工资条，但长度比工资条还短一些。拿着纸条，瞬间有一种被打动的感觉，或准确地说是感动。新民晚报是发行超百万份的重量级报纸，甚至还有美国版，每天的广告亦是五彩缤纷，一句话，是个“不差钱”的实力媒体。可是，在日常的普通工作细节上，又是这般的节俭，如此的精细，可谓锱铢必较。

纸条上提到的海红，是我的同事，她在复旦大学上学时就是新民晚报的读者，看到这个纸条，她也很感动。两封信札合成一封，一张纸被裁成N条，一张条上又办了两件事，“这就是上海人！”她得意地解读。我接道：“这需要两种精神，主人翁精神和勤俭持家精神。”

见微知著。关于节约的美德，我一下想起几种称颂的表达方式。古语表达：“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民俗表达：“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日日穷”；商谚表达：“少付的就是多赚的”。

我又想起我的一个上海朋友，眼科医生，家境殷实，但二十多年前我认识她的时候，就已经“超前”的是位低碳消费的环保主义者。像纸张的正反两面使用、随手关灯、在外就餐拒绝一次性筷子而自备食勺等等，这些如今已是越来越多人践行准则的时尚，对她来说早已不算什么。十多年前她来北京的医院实习，我无意中发现，进出大楼凡是有自动门和推拉门的情况下，她总是放弃方便选择费力，不走自动门。问她为何？她莞尔：自动门要耗费电能。

从此，我也步其后尘。

上海为何发达？我想，其实也挺简单的，有生产性的开源，也有消费型的节流吧。

边看边聊

静院（剪纸） 李守白 作

怀念一个朋友

俞旻骁

春天来的时候，经过某个路口，等待某个红灯，突然想起了一个朋友。那是一个已故去一年多的朋友，一场意外夺取了他的生命。据说，当时他所乘坐的汽车，经过一个路口时，被另外一辆汽车撞击。坐在后排的他，头部受了致命伤，就这么走了。

初闻这一消息，感到心口一紧。这个朋友还小我一岁，几周前还和我一起在饭桌上聊天，却这么突然走了。开追悼会的时候，我没有去，理由是脱不开身。其实，所谓的脱不开身，谁都知道是一个借口。我实在没有勇气面对他的躯体，而那个躯体里曾经有着一颗火热的心。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陷入麻木的我，想起这个朋友总会不自觉地微笑，就像在阴天看到透过云层的一丝阳光。那时的我也算一个不老不新的记者，每天跑着几乎雷同的社会新闻，感觉很无趣。他的到来，改变了我和我周边的小世界。作为一个转行的新人，他对那些社会新闻感兴趣也属于正常。但作为一个有些年纪，颇有些社会经验的记者，他的这种热忱确实很难得。在当时的氛围下，一个30岁出头的记者，与多数只有20岁出头的记者一样，奔波在各类社会新闻现场，难免会感到有些别扭。他没有这样的感觉，每次接到读者报料说哪里发生火灾，哪里有了车祸，哪里出现意外，他总是第一个举手要去现场。很多时候，还自告奋勇驾驶他的私家车送其他人去现场。回到报社，他就埋头电脑前，用他的五笔输入法，一个字一个字地“码字”，极其认真。第二天，如果他的报道见报了，他会高兴一整天；而如果稿子不幸被“枪毙”，他又会沮丧半天。有了这么一个热爱新闻工作的大男孩，整个部门的气氛也一下子活跃了起来，我们似乎也体会到了刚从业时的那份激情。记得当时我有一篇与他合作的写自行车的报道上了头版头条，那天他灿烂的笑容感染了整个编辑部。我能感受到，印在报纸上的和他有关的每个铅字，都融入了他对工作和人生的热爱。

这样一个有着赤忱心怀的人其实也是个有些“关系”的能人。可能因为他的性格，可能因为其他，他的朋友特别多，而他也特别乐意帮助别人。部门的记者要修个车，租个房，办个事，出个游，看个病，总有他找得到的能帮忙的朋友。每次大家找到他，他也总是热情回应。总之，作为一个也算见多识广的记者，这样的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因为工作的关系，和他再次相聚已经是七八年后了。岁月让他的容颜成熟了，也改变了他的一些价值观。但他的一颗赤子之心仍然让人动容。我还清晰地记得，就在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时，他非常气愤地谈起一件事。说他看到有个司机在路口右转弯时，不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他就“跳出来”仗义执言，还和那个司机干了一架，打坏了自己的眼镜，留下了一道伤疤。饭桌旁，恍惚间，我似乎又见到了几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他。

人生无常，这么一个热爱生命、热爱家人、热爱朋友的人过早地告别了他的所爱。但是，他留给我和他的朋友的，远远不止春天的回忆。

宝

张 勇

《左传》中有一则故事发人深省：春秋时，宋国有个叫子罕的官员，品德高尚，为政清廉，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在老百姓中很有威望。有一次，一个宋国人欲求其办事，便怀揣宝玉，拜访子罕。见到子罕，此人兴冲冲地说：“小民专程给大人献宝，请大人收下。”子罕接过宝玉看了看说：“你还是拿走吧，我不能收。”献宝的宋人以为子罕不识货，不成想，子罕却笑着对他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假如我收了你送我的宝玉，我们两人岂不都失去了各自的宝！”献宝的宋人听后感到十分震撼和惭愧，对子罕也更加尊重和敬仰。

村上茶树

施 政

接到王姐的电话是我跟感冒缠绵悱恻澎湃汹涌的当口，五字一喷嚏，鼻音重得像贝斯和混响过重的舞台，说的和听的都相当吃力。她月底要回老家采茶去，只问我去不去。采茶是早上5点开工的活计，我自认是一把懒骨头，天生吃现成的命，只关照她挑最好的茶给我带回来便是。

春茶一般都是绿茶的天下，而红茶在发酵和烘焙后还得需时转化，所以一般不会轧这个闹猛，王姐回去采的也是苏州老家的碧螺春。三月底正是老家桃花杏花开的时候，茶园是茶果间种的，一阵风吹过，各种花香混杂着叶底清味和太湖上薄薄漫漫沁入心脾。茶园里也不光是桃树和杏树，苏州的茶园里通常都会有桃、李、杏、梅、柿、桔、白果和石榴，明代《茶解》中言明：“茶园不宜杂以恶木，唯桂、梅、辛夷、玉兰、玫瑰、苍松、翠竹之类与之间植，亦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阳。”

苏州的气候本来也没有太多的霜雪，至于秋阳，因其临湖，水汽氤氲间自然也是无碍的多。所以记忆中的茶园是没有苍松之类的，至于玫瑰，因其尖刺而总不及白兰、栀子来得温润，洁白肥厚的花朵间溢出的是一种家常欢喜。茶树的根茎在此间与花果交叉缠绕，日夜里又有水汽调和，香气自然便兼有清雅鲜爽，难怪碧螺春曾有名：吓煞人香。

村里的茶园门前还有几棵桑树。举凡是树，我多是见了叶果也不一定会识得，只有桑树，断不会认错。春天里满园子的青翠间只有它光溜溜地在树顶的枝桠间还有些小叶片，孩子们每天都来采桑叶喂蚕宝宝，因此桑树的枝叶都有向上的志趣。江南也历来是桑梓之地，莫不是因此这嫩茶芽儿上才有那薄薄的一层白色绒毛？

茶香的清雅还需得鲜爽的人物来配才算不辜负。且不说旧日里传说的茶娘皆需是十七八岁的姑娘，连喝茶的人也颇为讲究。潘先生曾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录有一首“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说是辰、靖州那里的乡歌，也就是现在湖南西南部。光听着就是那么地鲜爽味道，怪不得湖南是茶乡，那里的古丈毛尖上也有那层白毛毛。

喝茶喝得最为趣致的还是李清照和赵明诚，“赌书消得泼茶香”那样的光景，自是千古一叹。所以，若送花，不如送茶，烹煮间闲话家常，共一缕幽香，方是人间长情。村里，五月六月琵琶杨梅，七月八月菱角鲜藕，九月十月大闸蟹肥，十一二月桂花酿酒，待得来年开春，便又是兰芽玉蕊，暗送春山意。走过村口，若是看见那微袅露鬟云髻，便一定要鲜爽些问一句：“姐儿，喝茶去？”也许这一生清福便在此刻命定。

七夕会 时尚感觉

微信时代的头像

子 云

微信开启后，接到高中同学的询问：“你的头像红灯笼代表福禄寿吗？”“图片小狗代表长寿吗？”我被问住了。 当被问及意义的时候，我不得不去想一想，我选择的图像后面，有着怎样的潜意识……

刻花福字红灯笼是朋友春节前送的，内装有光源，很普通的材质，但造型端庄大方，图案也精巧。春节前后每当夜幕降临打开，顿时家中暖意洋洋，充满节日气氛和满满的福气。所以，我选它作为头像。

水仙也曾是我的头像。养水仙是多年家中的习惯，每到腊月先生就会记起该去买水仙头了，不然来不及在春节开花的。久而久之，每年春节家里会充盈水仙盛放的清香，成为了家中浓浓年味的组成部分。春节过后，盛放之后的水仙趴倒了，我们会仔细地从花心秆的底部剪下每一株水仙花，一起插进盛水的玻璃花瓶，充分享受花的余香。

而那张熟睡的小狗图片却是玩具摆设，是有一年冬天我从医院看病回家的路上，偶然在一家小店的橱窗里看见的。冬日斜阳下的橱窗里，它惹人怜爱地趴在小垫子上香甜地酣睡着，小肚子轻轻地一起一伏——那是一种何等的自在啊！于是上前定睛仔细端详，才辨别出原来是个玩具，内装了电池，带动着狗狗松软的小肚子轻微地起伏！我惊叹这个逼真的创造，赶紧走进店内花几十元把这个尤物买下，带回家中，放到钢琴上，期待家人初遇它时的意外和欢欣。果然，先生回家后的第一反应是欣喜：“咦，可爱的么，哪里弄来的？”我笑而不语，他凑前仔细端详并伸出手去抚摸，才发现是个可爱的玩具狗狗！他开心地笑到灿烂无比，我则笑到直不起腰来……第二天钟点工阿姨来了，看到甜甜睡在沙发椅上的狗狗，也凑前仔细端详并伸出手去抚摸，结果大笑不止，笑出了眼泪……

又一次快乐无比的我，不时把这一奇遇的欢欣告诉朋友，并决定再去小店一次，把剩下的几个狗狗都买来，分享给可能遇见的朋友。其中一个去了瑞士，一个去了菲律宾。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大学闺密也要，可是，等我再去时，小店已搬离，我只好答应等她下次来上海，把我们家的这只给她。等到她来到上海，看到了狗狗，欢喜得不行，可是实在不忍心夺爱，只好咬牙跺脚说：算了，存在你这儿吧！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感谢友谊战胜了占有欲啊……如今，我的狗狗还自在地躺在我们家，在钢琴上，在椅子上，在写字台上，在窗边地上的花瓶上……在你有意或无意看到它的每一刻，无论你当时的心情如何，它自在地躺着，你的心却一定再开怀一次……

感谢高中闺密的问题，让我回顾生活中的常在。我因此得到了一个不错的个性微信签名——美好，惜福，自在，天天向上。

今宵灯谜

龚蓓文

消失的电波

（二字商业用语）

昨日谜面：查拐（救护用品）

谜底：移动担架

（注：谜面笔画移动为“担架”二字）